

锚定AI新赛道 绘时代新图景

本报记者 苗春

首届AIGC视听产业人才新生态大会观察



创作谈

《人之初》：一次人性刻画的新探索

陈宇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经典的哲学三问，常常是严肃文学作品探讨的命题。在创作剧集《人之初》的过程中，我试图将这3个问题借由一个悬疑类型剧的外壳，通过带有实验性质的叙事结构，投射进错综复杂的人伦困境中。

这是我回归剧集创作的一次重要尝试。我确立了3个创作目标：在体裁上开拓悬疑类型剧的新边界，在叙事上尝试新的叙述方法，在主题上努力挖掘基于人生命题的哲学深度。

在当下的剧集创作生态中，我们不缺悬疑故事，需要的是真正能让观众产生情感依托与投射的样本。《人之初》创作的一个核心支点，便是特殊的东亚家庭关系。全剧以高风、吴飞飞两个年轻人的身世真相为引线，讲述他们如何从对抗到联盟，寻找线索揭露隐秘过往，使尘封的正义得到伸张，两人也走出人生困局，觅得生命的意義。

对于东亚人而言，亲情往往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若要选择公认的情感依托与投射对象，也

许不是爱人、朋友，而是妈妈。这是基于血脉的天然羁绊。妈妈代表无条件的、绝对的爱和人类最本质的善意，也是常常击中我内心、始终驱动我创作的情感原力。所以有观众戏称本剧故事核心为“小蝌蚪找妈妈”：它的确始于寻亲，但未止步于伦理，而是希望借此抵达“人之初”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深层探寻，尝试将一个通俗故事引向更深刻的哲学命题。

因此，《人之初》以冷峻、硬核的案件为表象，以炙热、强烈的情感为内核，将两位母亲为保护孩子、对抗命运而设定的“局”，与通过记忆和想象重建的20世纪90年代景象相交织，把无私的爱置于残酷的生存博弈中，从而将被书写过无数次的亲情母题，呈现出与人性思考相关的新意。

在叙事层面，我将实验性的探索归纳为“DNA螺旋上升式”叙事，试图让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既是故事的亲历者，又是从自己视角出发的故事叙述者。他们的故事线以双螺旋结构互相交织、盘旋上升，在关键节点发生碰撞。

这种结构设计旨在制造大量信息差与虚实对照，并未给观众提供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归根结底是一次与观众的“合谋”。我希望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创作的参与者，在追剧过程中，观众通过比对不同视角下的信息，去伪存真，像拼图一样在心中逐步构建出事件的全貌。每个情节的反转，都是观众认知地图的一次重组。我也希望提供一种高密度的、具有电影质感的观剧体验，让观众在抽丝剥茧中获得智性的愉悦、审美的自足。

在我看来，人性宽阔而复杂。《人之初》尝试将被压抑到极致的人物情感放入特定的实验环境，让观众观察人物的反应。剧中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提供了斑斓的光辉。他们或为了生存而挣扎，或为了情感而隐忍，在某种极端压力下，他们也许会显露出人性的灰暗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绝境中迸发出神性的瞬间。如同原著小说结尾所暗示的“两个母亲”的意象，这些神性闪耀在女性互助、代际和解、个体与命运的抗争中，是这

专家们也提出了更高期待。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浩一强调：“好的作品核心在于创新和引发共鸣。AI能提供参考、辅助创作素材，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叙事与复杂情感，仍需创作者自己赋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中传戴尔联合创新实验室副主任图拉提醒年轻的创作者，不应只将自己定位为“AI内容生成师”，而应成为“故事架构师”“审美驯化师”，“因为AIGC作品的核心仍是人的创意与审美”。

据悉，目前各大平台、视听企业和机构纷纷厉兵秣马，加大AIGC方面的投入。王浩一认为，2026年很可能出现AI漫剧爆款，基于AIGC的可行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所以，各方对此次大会崭露头角的人才和作品都抱有极大关注，求贤若渴。

苑朋飞介绍，中影年年已将AI用于多部动画长剧的文戏制作，并与华为等合作研发3D生成大模型，希望吸纳适配新技术的专业人才；而长于内容生产的公司米未传媒，此次其AI负责人王宗锋也积极参会。他表示，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贴近一线观察技术与创作的真实结合方式，米未已将AI作为创作辅助工具，重点探索剧本与文字端应用。他们期待与外部团队合作，探索AIGC在实际创作中的可行路径。

事实证明，此次大会上人才和企业的对接是高效且直接的。杨力鉴等表现亮眼的同学介绍完作品一下台，便立即被多家企业代表围住，纷纷希望加微信洽谈合作。中影年年工作人员现场便与多位同学建立联系，比如马鹏飞团队，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直接承接商业项目。

最终，现场20名同学收到了来自墨境天合、鼎盛佳和、亿和文化等11家知名企业的“面试直通卡”，其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孟星彤一举获得6家企业青睐。

人才与AI共育共生

年轻创作者这些题材多样、技术娴熟的作品，令业界对中国AIGC产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广播电视台社会组织联合会科普视听宣传委员会会长孙苏川认为，AIGC正快速迭代，让全产业链迎来效率提升的变革，而技术迭代要求人才培养必须跟上，“如今行业需要的是‘技术+艺术+产业’的复合型人才”。

如何系统培育这类新质人才？朝阳区政府副区长陈琳表示，朝阳区拥有全国首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及众多文化园区，正致力于推动园区企业向AIGC人才开放真实项目场景，让朝阳区的产业生态，成为AIGC创作人才的加速器。

大会也宣布了多项实质性举措：发布包含创作研修营、业务工单委托等在内的“服务资源包”；成立“AI超创生态矩阵”；启动由阿里云与中影年年联合发起的AI动画短片大赛，优秀作品可直接进入商业通道。所有路演作品还接受了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下属研究机构的专业技术测评。

AIGC为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王浩一认为，“AI让年轻人可以用极低成本做出视听成品，直接面向市场。”他呼吁业界前辈以“学生心态”拥抱变化，利用自身资源和渠道搭建平台，让年轻人更快地成长，共同为中国AIGC视听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剧冷峻骨架下流淌的温热血。总体来说，我尝试在《人之初》中将人性伦理剧的内核与悬疑类型剧的外壳进行融合，正如当年话剧《雷雨》将西方戏剧结构植入中国传统家庭故事一样，我也希望在新的语境下，通过更现代的叙事语言，去讲述一个新故事，让观众在剧中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思考：我们该如何构建自己的人生意义，如何去爱以及如何找到回家的路。这也是我作为创作者，对“人之初”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回答。

（作者系小说《人之初》原著作者，剧集《人之初》编剧）



《人之初》海报。出品方供图

任嘉伦：

待潮水退去，留下角色的重量

本报记者 苗春



任嘉伦在《风与潮》中饰演何贤。

任嘉伦 饰 何贤

资料图片

理化。其实依托中国的制造业，我们的服装、道具等拍摄硬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对剧本、故事、节奏、逻辑这些“软件”的打磨，写出更精彩、更符合人性人情的故事呈现给观众，才能吸引更多观众投入到剧情中。

记者：这部剧播出后，有观众主动查阅澳门抗战史料，体会剧中浓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和“忠孝传家，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等。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如何理解影视作品在当下所承担的社会价值？

任嘉伦：我特别感动。这说明影视作品不只是娱乐，还能成为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好故事、一个立体的人物，让观众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认同。

记者：当下市场关注流量，也需要话题度，更讲究作品质量。你在挑选剧本和合作项目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你如何理解一个演员在这种环境下的专业责任？

任嘉伦：我最看重的始终是故事与人物：故事是否完整、人物是否立得住、情感是否真实。

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并不是一个演员能决定的，作为演员，我的责任是把角色演好，不辜负观众的信任。我相信，专注做好这一件事，其他东西会随之而来。希望每部作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作品是连接观众最本的桥梁”

记者：你曾是专业运动员。回想那段训练与竞技经历，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今天面对表演、面对角色的方式？这种长期训练和自我要求的经验，对你从事演员职业有哪些影响？

任嘉伦：这段经历让我专注、抗压、心态平和、懂得配合。

运动员训练时，要反复打磨一个动作，直到做到最好；演戏也一样，要反复琢磨一个角色的细节，直到真正理解角色。而且运动员面对竞技的抗压能力，也让我在高强度拍摄中能保持专注。另外，运动员要懂得团队协作，演戏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和导演、对手戏演员的配合，就像运动员和队友的配合一样，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才能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记者：在你的粉丝中，有不少人多年陪伴你成长、发展。你如何看待演员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在你心中，理想的互动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任嘉伦：他们像一路同行的朋友，见证了我的成长，也给予我真诚的反馈。

我始终觉得，演员和粉丝之间最好的状态是“彼此尊重，共同成长”。他们通过我的作品感受到一些共鸣与力量；我也会从他们的视角里，感受到温暖和祝福。

记者：经历了《风与潮》这样一段沉浸且厚重的创作之后，回望你的演员道路，如今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对于未来，有哪些规划？

任嘉伦：作为演员，我始终相信：作品是演员与观众最本质的连接。无论外界声音如何，扎根于真实生活、专注于创作，才是最有意义的。《风与潮》让我更确信，演员的幸福在于角色在观众心里激起涟漪。未来我更希望打磨能留存下来的作品，哪怕需要更多时间、更多付出。热度如潮水，会有涨落，但一个好角色、好故事，或许能像一块石头，一直有自己的重量。

“用扎实的‘软件’呈现精彩故事”

记者：《风与潮》以澳门“孤岛时期”为背景，用金融谍战的方式呈现抗战历史。你认为近年来观众对影视作品的题材、类型等有没有兴趣的变化？在你看来，中国影视创作目前最需要补强的是什么？

任嘉伦：可以明显感受到现在的观众越来越偏爱有内核、有细节的作品。题材和类型可以多样，但内容必须扎实，人物的做事动机、剧情的故事线索需要有逻辑。

在我看来，中国影视创作目前最需要补强的，是对剧情故事的合